

左傳輯釋

十五

123.65

Y611A

123,654 611A

左傳輯釋卷十九

日南安井衡著

昭公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晉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罷中軍季孫



337708

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陸粲云、劉敞曰、如杜所言、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今案魯之軍號、傳

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傳則屢書之矣、

叔孫氏之軍名、尤未見有據、衡案、先是三家各征一軍之人、今舍中軍、則其人當反於公、是尊公室、

非卑之也、其實不然、故此先言卑公室、而下文詳言之、蓋舍中軍者、特舍其名、而實中分之、以屬上

下軍、既合三軍為二軍、季氏專征一軍、孟叔二氏共征一軍、是四分三軍、季氏征其二也、故傳以四

分言之、初孟叔亦各得三分之一、一故或征其半、或征三分之一、今減為四分之、一、遂皆盡征之、而公

室之窮、不可復問、故**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

傳以卑公室、紆之、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

取其令名、正義、劉炫以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其二家謂叔孟非謂

施臧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

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

**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

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

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

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衡案、周法、稅外有賦、周禮

法亦原於周也、三家所征、謂此賦、故上文云、叔孫

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若是田稅、一家所受之

田、自有定額、安得分其半、若子弟而兩屬之哉、襄十

一年、傳又云、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倍征、是其所征、軍乘之人、而其田依然

經石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已衡案以曰子

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

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

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正義名

言年命鮮少也衡案詩小雅蓼莪云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傳云鮮寡也謂父母既沒寡獨居室

叔孫信讒殺孟丙仲任避禍奔齊死無喪主其禍

與遠征喪父母者同蓋古者謂遭禍孤獨者為鮮

生死同之故小雅之民遠征喪父母自稱鮮民叔

孫殺逐其子魯侯使其臣葬之則叔仲帶稱為鮮

耳杜云不以壽終李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

為鮮未知所據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觀之正路

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

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衡案杜以朝為朝觀之路

不得於辭故後儒多從服虔然三辭於朝禮無其

文且吉凶異禮挽柩朝於君與挑蒯被不祥之義

相反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也竊謂朝指外朝外朝

在鼻門之內叔仲帶云自西門故杜洩不復言門

直言自朝自朝則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自正門可知矣遷易也羣臣懼句死不敢自也自從也自西門也

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

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

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

上作庫、衡案、大庫、庫名、以其大於他庫、故名大庫、庭氏之虛、剝取大字、以名其庫、司官射之中目而

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

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

從於亂、正義、服虔云、使亂大和順道、陸榮云、大順者、嫡庶之常、分惠棟云、從順也、王引之云、

襄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亂、謹

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

順、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大順矣、助君

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書傳從字多訓為順、不可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

皆如是、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是舊說、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

皆如是、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

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

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

子、衡案、當時魯人皆不知牛餓殺叔孫、牛既奔其

此時猶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

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

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

之謙

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

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子祀

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

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

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

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衡案古者分

時故水漏百刻以十刻為一時其為十二時始於

前漢哀帝之時杜以今法推之故云隅中日出闕

不在第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

公位旦日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

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

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為卿故知為子祀日

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

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

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

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

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

中井積德云離為火重複難通恐當作離為艮衡案上文離火也艮山也此覆說之離為艮說卦名

火焚山說卦象杜著注時其文如此故云離艮合體故如今本傳注皆不可通履軒得之

於人

為言艮為言正義說卦云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

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

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

必讒言衡案離變為艮艮止也未見有所往之象此取主人有言其有所往上文既釋之曰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是也此欲言往而有言故舉其全文非取象變爻也且以變為往何卦不可言往杜

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

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謙

道冲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

下故不能廣遠衡案此垂翼分釋垂言其下翼言其狹所飛下狹即不能行廣遠之

象杜云翼垂下非傳意也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

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

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

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為莫

教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

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釋文汜徐

扶嚴反、衡案、據徐音、汜當从已、石經从己、諸本从已、皆非晉侯送女于邢丘子

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

使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

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衡案、亦有進退周旋升降拜起之度

杜舉揖讓以包之耳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

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

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

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昔取鄆利人

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

衡案、私恤也、言但知利他人之難而不知己有可恤念之事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陸彙云、程公說曰、古者君養民、民食於他

者、言民為三家所有也、顧炎武云、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揚懋

建云、昭公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正所謂民食於他也、衡案、杜以公室四分

為三家四分魯國、而魯侯無田可食、然襄十一年傳及上傳、皆明言征其人、不言取其田、且民食於他、不

復知有君、故下文承之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若為公食於他、下二句與此不相接、杜注非思莫

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

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衡案、

其所躬所處也、躬所處謂其位、人君之位、所以治民而安社稷也、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魯侯不恤



之是不知禮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

本末所在也也徐云屑屑屢動作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

韓宣子如楚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河南成臯縣東有大索城或作城非衡案成本大叔謂叔向

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

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

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

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

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

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刑

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刑足以辱晉吾

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

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頰有

璋享饗也頰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

璋正義小行人合六幣鄭注云上公享王圭以王

享后璋以皮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圭國設

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為饗即大行朝言君聘言臣則此享謂君享后類是也衡案此君臣並言即小行人注享后璋以皮也周禮大宗伯時問曰聘殷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事禮眾聘焉其禮大於時聘蓋亦有執璋頰后之事故云享頰有璋下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謂賓始至致館饋餼之禮及郊勞贈之餼盈而有陪鼎謂賓始至致館饋餼之禮及郊勞贈聘皆各一禮若破此享為饗訓頰為見既與上朝聘不倫又與下設机而不倚相復皆妄說也凡君名既同故不復分別言之半圭曰璋其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衡案此謂饗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衡案饗言其禮宴稱

其名互文示義其名互文示義餼有陪鼎熟食為餼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正義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餼餼熟也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賓始入館未暇烹餼故先饋餼其禮小於饗餼今舍饗餼而言餼者猶有陪鼎饗餼可知故舉小以見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衡案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是道也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衡案晉破楚於城濮遂輕楚不備故此主備言之邲之敗端起於邲之役楚無晉備城濮杜云兵禍始於城濮失之邲之役楚無晉備

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衡索重猶貴也言誰若有貴重招此寇讎之人若能備之恥之亦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

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

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  
 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  
 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  
 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彊、厚為韓子禮、王欲赦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

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晉卒夷、以卒婁及防茲來

奔、卒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

其人、終為不義、昔人愬于晉、愬魯受卒夷、晉侯欲

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

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

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昔人來討、討受卒夷、不設備、戊辰、叔弓

敗諸蚡泉、昔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

四年揚或作揚今從石經杜四年傳注云夏泝漢水入江之地今謂之夏口越大夫常壽

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啓疆帥

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

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駟至於羅泝駟傳也羅水

名吳子使其弟蹇由槁師槁勞之衡案兵士枯槁勞

本從水石經以下皆誤從牛今訂正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

曰女下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槁師請行以觀王怒之

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此庶幾也

克能也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滋敝邑倦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

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

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衡案息止也言楚師不得速歸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

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

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

有報志

言吳有報楚意

陸粲云其庸者不敢必然之辭衡案報復也謂卜兆

報人之象不言效而言報者兼取報復之義以便於此言報志耳庸用也乃弗殺楚師

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蘧射帥繁陽

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

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

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

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蘧啓彊待命于雩婁禮

也善有備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

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葬秦景公夏

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

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蘧

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

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

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正義公

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

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

必須會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三月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正義二十九年傳云

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

產以為己法衡案虞望也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

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王引之云議讀為儀儀度也制斷也

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說文

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

度民神之後動議陸續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

議之而後動議陸續姚信本並作儀惠氏周易述

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案惠說是也儀與擬

皆度也作議者假借字耳少半下篇其胥體儀也

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今文儀或

為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蔣艾獵城沂程土物議

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

期皆謂度其遠邇也衡案議謀也謀亦度也如字

自通不必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

讀為儀

之以政糾舉也陸祭云糾督正之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聳懼也惠棟云漢書引此傳作懼晉灼

聳說文引作懼云懼也从心雙省聲因驗左氏古

文為後人竄易多矣王念孫云漢書刑法志聳作

懼顏師古曰懼謂獎也此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

泣謂有所施為臨撫其事臨斷之以剛義斷恩猶

謂平常之時泣謂當事之時斷之以剛義斷恩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元阮

云正義曰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忠信之長慈惠之

制然則公王乃王公之誤倒上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

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徵幸以成

其巧偽正義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

案爭謂爭利耳故下文云雖刀之末弗可為矣為

將盡爭之即所謂民免而無恥是也

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

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惠棟云汲

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

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

以改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

故云亂之刑正義準夏商所作當為文武周公之

書謂之九刑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

周公別為此名故稱之耳惠棟云九刑者刑書有

九篇成王時所造見周書周衰重作之定為成科

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衡案刑以輔政雖聖王明

主必不能廢之既已不廢為士師者不得率意用

之亦必有成法故五刑有服著于堯典是其證也

然古之不用刑者度情與事上比下據成法以斷

之而不使民知之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及商周有

亂政特詳其法一斷之法不復隨情輕重之今子

產又鑄刑書以明示於民故叔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洫在襄三十年衡案田有封洫復井田之法乃子

產新政之最善者故傳嘗具書而



美之、今叔向與詢政刑書、並立謗政、作丘賦、在四

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

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

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正義服虔云、儀善

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又云、善用法

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

二解俱便於杜、陸、祭云、二注皆於經文不順、德今

詩作典、鄭箋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又云、

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其說是也、衡

案、德今詩作典者、仲尼正之也、凡左氏中所引與

今詩異者、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

皆放此、

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顧

武云、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胎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正義誠如吾子之言也、僑不才、不能

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

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

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

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

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邊邊豆

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

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

以不堪為罪衡案言今豆有加非己所能堪得無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

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衡案言魯侯未當加豆

加非謂季孫之豆多於魯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

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

貨宴好之貨衡案謂酬幣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

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

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

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

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

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

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

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中井積德云夫

匹夫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

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

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衡案言若俾城壞必有可畏也

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

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

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

祖、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祖鄭地、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

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

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

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旬、誓曰、有犯命

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

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恩賔、恩患也、往來如

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

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

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

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衡案寧而

願辭、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

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

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

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官

廢尹棄疾鬪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歸罪於遠洩不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

弔敗也弔為吳所敗正義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

敗因弔之故言且也衡案不告則不書經例耳楚

雖不告敗魯實聞知之不容不弔事大國之禮固

宜然也既已弔之傳亦不得不從而書之何則非

且耳不必如楚始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

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

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

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

人以為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為是王元規云古

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衡案古人避諱不如

後世之甚臨文不諱君前不諱公事無私諱相亦

公事若才當其任未必避私諱以不取其人且古

人相於字而不名於使事固無所妨也其作王正

者疑後人取近似字易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

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

曰不久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

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正義穀梁傳

曰暨謂此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

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

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

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

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

于號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經例既燕與

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

孫婁如齊泣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

君為得衡案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書曰

寔來間無異事故不復言州公與此不言燕書法正

同故許服杜皆以為燕與齊平其說可從傳云齊求

之也者釋經所以書暨齊平言齊求之故燕暨齊平

也突已以下左氏自為文直接六年傳以終晏子之

言但齊求之而言燕人行成者齊侯本欲納簡公既

而知不能納次于號以示欲與之和之意燕人喜免

于討承其意以行成經誅其意故書曰暨齊平傳述

其跡故云燕人行成始不相戾也且六年冬齊侯伐

燕此年二月始盟于濡上則正月猶在燕若與魯平

所謂求之者齊侯使人自燕來魯而求之邪抑大夫

在國者自來求之也此皆必無之事以此推之賈說

不破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泣盟無傳公將遠適

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號九月公至自

襄公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

襄公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

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突已齊侯次于號號燕

竟衡案上傳釋經此以下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

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瓊玉櫝

之屬衡案終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覺而動可也

督齊大夫衡案終左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

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

女與齊侯賂以瑤瓊玉櫝瑤玉也

積匱也罕耳玉爵正義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

有耳若今之盃故名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

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官納亡人

以實之章華南郡華陽縣無宇之闖入焉有罪亡

入章華官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

於王官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

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

四海故曰經略正義莊二十一年注云略界也則

經訓度矣今案婦女治經緯以成繒帛故經有治

此經亦常訓治經略者治四海之境界也天子以

天下為家故言略諸侯受地於天子封於四境故

言封皆一物也楚子以章華之宮為私地以自小

故無宇言治封境以廣之故下文承之曰封略之

內何非君土或以經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

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

草也。衡案毛謂九穀及蔬菜。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

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

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

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

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正義服

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衡案僕當訓附。大雅既醉，景命有僕。傳云：僕附也。是也。區說文：藏隱

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僕區謂盜所附藏贓物，即

下文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也。僕區是刑書中之

一法，非刑書名。故云僕區之法。後世謂之盜窠，止

盜之法，在嚴窠禁。楚文作此法，宜其能封汝也。

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沈彤云：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衡案盜所

隱器者，謂盜所附藏贓器之人。故杜云：與盜同罪。隱盜所得器，傳注不誤。沈自誤解耳。

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

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

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

葬靈王張本衡案盜有寵謂他盜當意者盜而寵

備載之明其所以不終不獨為葬靈遂赦之赦無

王張本也杜云盜有寵王自謂鑿矣

宇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

之為落臺今在華陽城內正義雜記云成廟則釁

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路寢生人所

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

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王念孫云

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

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

升焉是其明證矣下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

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

也小雅斯于箋曰宣王於是築官廟羣寢既成而

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

文訓為始是也馬宗璉云鄭元曰離湖在華陽縣

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衡案雜記注鄭康成引檀弓諸大夫發焉發亦始

也然則落者室成享客之名其義則為始王說是也

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

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

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

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

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正義曰謂往日也董遇注

質楚及宋逃歸故今以此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四王共康、邾、莒、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

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

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

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

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

敢望如蜀復有質子、正義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

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

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

謂福也、衡案、靈、廣韻訓、福、倍九年、其濟君之靈也、

及此、寵靈連用、皆當訓、福、其餘以君之靈之類、當

訓、寵、雖則訓、寵、字義、既殊、則其意、稍別、蓋蒙人、其

之恩、寵、猶如得神靈之祐、故謂人、祐、己、為靈耳、其

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

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王引之云、下文曰、寡君將

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遠啓疆、聘

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

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

乎、衡案、成二年傳云、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侵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鍼、織、紵、皆百

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是蜀之盟、魯為楚

所伐、僅而得平、遠啓疆、以蜀盟為辭、示魯以若不

可將伐之之意、伐魯之期、固由楚定之、然其定之、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請問也、衡案、必言見于

者、婉其辭耳、杜解、意而不解、文、故、寡君將承質幣

云、問魯見伐之期、其說未可非焉、寡君將承質幣

之度、唯從魯侯可否、故云、請問行期、其言承質幣

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逃歸之罪焉、公衡之逃也、

臧宣叔譏之、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寡、以棄魯國、

左傳輯釋

卷十九

三十一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請問也、衡案、必言見于

者、婉其辭耳、杜解、意而不解、文、故、寡君將承質幣

云、問魯見伐之期、其說未可非焉、寡君將承質幣

之度、唯從魯侯可否、故云、請問行期、其言承質幣

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逃歸之罪焉、公衡之逃也、

臧宣叔譏之、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寡、以棄魯國、

左傳輯釋

卷十九

三十一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請問也、衡案、必言見于

者、婉其辭耳、杜解、意而不解、文、故、寡君將承質幣

云、問魯見伐之期、其說未可非焉、寡君將承質幣

之度、唯從魯侯可否、故云、請問行期、其言承質幣

不來、將出師、以問公衡、逃歸之罪焉、公衡之逃也、

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入將往、夢襄公祖、祖有任是夫、今并終其言也。

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

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

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

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

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

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

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

詩、正義、詩作此日、此云彼者、師讀、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讀

也、正義、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

之日、食、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

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

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足明士交伯言、衛君  
 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  
 侈、心溢、或淫恣、情恣、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  
 為、監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  
 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  
 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  
 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衡  
 案、正義、說、聖人、神道、設教、之意、頗、當、故、今、摘錄、其  
 要、但、解、士、文、伯、之、言、則、失、之、文、伯、蓋、謂、國、君、有、道  
 賢者、在、位、則、日、月、之、言、則、失、之、文、伯、蓋、謂、國、君、有、道  
 足以、致、禍、故、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  
 之、災、日、月、之、災、謂、食、自、取、謫、謂、取、禍、於、日、月、之、災  
 言、日、月、之、食、本、不、致、禍、特、以、無、道、自、取、之、耳、故、政  
 正義、解、取、謫、為、致、日、月、之、食、所、以、不、通、也、**故政**  
**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  
 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案、衡  
 言、能、務、此、三、者、日、月、之、災、不、能、為、禍、時、晉、侯、怠、政、故、以、此、戒、之、**晉人來治杞田**、前

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水杞田、謝息為孟孫  
 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  
 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鉞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  
 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  
 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  
 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  
 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  
 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  
 吾與子桃、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馬宗璉云、襄十  
六年、經、齊侯伐

我北鄙圍郟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以釋其怨

成皆魯北鄙邑故齊圍郟不得仍圍桃以釋其怨

是桃與郟相近之證衡案下亦魯國北鄙之邑與齊

國堂阜相接說見于前杜以其東南桃虛當桃當

不謬成孟氏之邑經多作郟其作成者蓋假借耳

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

之萊柞萊柞二山馬宗璉云闕駟十三州記曰秦

志泰山萊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不

書非公命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

相鬣鬣也欲光夸魯侯正義吳楚之人少鬣故選長鬣者相禮也好以

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遠啓彊聞之

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產聘于晉

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

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衡案並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

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

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

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

正義諸本皆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足梁主云鼈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及家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屏牆必是獸也張升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鼈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傅玄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羸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龜兮鼈殫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為能著作即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傅玄用新音張升亦作熊也按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凌劭言是也衡案此條正義精當不易王引之又博引廣證辨作能之非其言極是文長不錄焉張升反論本皆作張叔皮論錢大昕據後漢書文苑傳為張升字彥真反論其晉為盟主其或者未所撰之一篇是也今從訂正

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

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

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

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我

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

喻貴重衡案宋本作擔阮元云依說文當施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

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

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諛，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

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欒大心。欒大心，宋大夫，原

晉邑，以賜欒大心也。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

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

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

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

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

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

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

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

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

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

後者以解說民心此主立伯有後立辭身謂伯有

言為伯有無義并立公孫洩使若以義繼絕以說民心也從政有所反之以

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

於民衡案之謂主意所在今立良止本為撫伯有厲而并立洩使若以大義繼絕然不如此民

不說而反惑焉故反主意所在并立洩以取說於民乃從政之道也不媚不信說而

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

也正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是云魄附形而魂附氣也衡案人

生句人之始生目不能見耳不能聞手不能執足不能行既而目能見耳能聞手能執足能行此之

謂化即所謂魄也魂相將之物魄生則魂亦從而生矣陽以氣言陽曰魂則魄為陰而屬形可知矣古人之言簡而能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盡如此魂本或誤魄正義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總名也是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

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衡案言雖蕞爾小乎亦猶為國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衡案馮恃也下始言強死

也

也

也

也

也

則此謂生前心所馮恃矣杜云魂魄所馮者貴而重不知上文馮依於人在強死之後與此自別而

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敬子皮之

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

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

馬師顛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

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黈黈

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

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

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

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

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

唯執政所實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

子為子產之敬也使從驛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

等不以罪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

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

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鴟

鴟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鴟鴞雝雝也飛則鳴行

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

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



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

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

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

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

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

之哀策、王引之云、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

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

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格與恪古字通、論語

為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太守祝暉碑、格作恪、後

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

逸周書小開武篇、罔有恪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為

陟降、衡案、天子崩曰、天王登假、假與格通、陟格即

說得之、王

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為殷

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正義、二圉之受追命、無文

紀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

儀、荅郊勞、以此為己病、釋文、病不能禮、本或作不

有相字、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從釋文、臧琳云、傳

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為己

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

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

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王引之云、古

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

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

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

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乃講學

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却荅郊勞一事矣、

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

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

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正義當言三十四而聖人

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

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傳遜云以聖人為殷湯則

乎陸繁云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

魯家語又云以辟華氏之偏故今案嘉為華督所

殺其子辟禍應即時出奔安得至曾孫乃適魯乎

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衡案督見孔父之妻

於途曰美而艷遂殺孔父則其妻顏色未衰孔父

雖有子其年必幼恐未能速出奔且督悅其母亦

必不遽過其子杜云其子奔魯者疑斷之理未必

有所據世本可從但防叔奔魯必有他故今不可

得而考家語辟華氏之逼乃肅之妄其祖弗父何

談安有至曾孫始避其世讎者哉

**其祖弗父何**

**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

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

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

**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衡案茲滋**故其鼎銘**

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

共於僂僂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

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

當大位、謂正考父。陸祭云、孟僖子之意、蓋以正考父為聖人耳、杜前既誤解聖人

為殷湯至此又橫益其文、為聖人之後、王引之云、聖為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衛案、襄二十二年

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蓋魯人

稱臧武仲為聖人、故御叔以此嘲之、孟僖子之稱正考父為聖人、猶魯人稱臧武仲為聖人耳、後世

聖名大重、杜謂正考父不足以當之、故上注、既以聖人為成湯、此又加之後二字、以彌縫之、而不知

其終不可通、是亦不尚論其世之過也、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

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官

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

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

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冬十月

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

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

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

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

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

王引之云、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

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

之則、呂氏春秋曰、取則行鈞、是則與鈞亦同義、官

訓則為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同始異終、胡可常

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

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

子，姜氏宣姜，嬖人媮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

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鈕也。元孟縶弟，夢

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鈕子。

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

孔烝，鈕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媮

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正義當斷

不良為句，能向下行，讚之。衛烝能行，所以疑其當立也。正義斷不良為句，得之。阮元云：不良能行，猶

言不善於能行，果爾不良，既足何更言能行乎？能本或作弱，與下弱足相涉而誤。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龜辭，遇

屯。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

也。遇屯，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

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

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陸祭

云言不得在宗人之列也衡案跛則禮容不全祭祀賓客將不得在兄弟之列也且其繇曰

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

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

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

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

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

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

弱居其家不能行顧炎武云屯初九爻辭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為句魏明帝之

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衡案孔成子筮立繫遇屯之比是初九變下卦震為坤矣震足也變為坤純

陰其象為弱又取爻辭利居而占之故曰弱足者居居猶處也處不仕也不可以仕君況以為君乎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

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

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

例故稱弟又稱世子正義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鄭段去弟陳招不去弟者

釋例云陳招殺兄之子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是言招罪輕於害兄故存

弟也衡案招以母弟殺其兄子將為君者而又巧詐以免其死故仲尼誅其意稱弟又稱世子深罪之也

故傳釋之曰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經稱弟者罪之非末減其罪也鄭段不稱弟

者以其如二君其義自別而正義援彼夏四月辛丑以證此以稱第為末滅其罪失之遠矣

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叔弓如晉楚人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釋文于古丹反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

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

縣西有紅亭遠疑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

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早而秋雩過也衡案龍見而雩

禮也故雖不早亦雩常雩後時經必書之譏其緩於

民事也其餘皆以早不書早者雩得雨也傳或釋或

否以其可例推耳傳載陳殺公子過在八月庚戌之

下則此雩亦在八月周八月今之六月旱甚最害於

稻而黍稷亦病故雩焉耳杜以傳不言旱以此雩為

常祀假令魯人緩於禮豈至秋始行春祀哉不思甚

矣凡經秋書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

者後皆放此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

稱公子兄已卒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葬陳

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正義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

之下以為楚葬哀公故杜辯之云袁克葬之衡案壬

午以下皆楚人所為故葬上不復言楚蒙上文可知

也若袁克葬之楚人將殺之魯安得會葬賈服是也說又互詳于傳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

馮依石而言惠士奇云漢書引云神或馮焉案注當有神字阮元云漢書五行志馮上

有神字蓋後人依杜注增之耳不可信也衡案傳

云或馮焉非神而何傳唯無神字故杜言精神若

傳有神字、何須解之、案注、祇足見傳無神字也、不

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陸祭云、

辭、衡案、抑與意通、意猶俗言猜、故杜訓疑辭、然此

非其義、今案、凡事涉兩端、先言正意、次述他意、則

必言抑、亦自意義引伸、但不可訓、曰作事不時、怨

雖不能畫一、要多如、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

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

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惠棟云、宋淳化元年、本、保

傳亦作信、顏籀曰、信猶保也、戰國策、甘茂曰、以曾

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

也、高誘曰、信猶保也、粹、頤、煊、云、白、虎、通、情、性、篇、性

者、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

為性、莫保其性、即莫保其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

而無寇讎、亦謂民樂其生、衡案、唯信之、故敢保之、

故信可訓保、然杜本作信、當先訓保、然後釋文義、

今不然、知其本作保矣、保、保任之、保也、五行志、作

信、以訓、詰、字、易、之、淳、化、本、疑、依、五、行、志、改、石、言、不

之、未、可、據、以、改、今、本、或、訓、保、為、安、亦、非、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虜、祁、之、官、虜、祁、地、名、在、絳

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

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

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

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

言借而無徵，衡案毛傳云：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叔向別自取義，亦應謂以小人之言，借而無徵，自不得出是舌。如注疏不通，**智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苛嘉也。巧言如流，謂非

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佚，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

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

者小異。衡案：巧善也，信而有徵，謂其義巧言如流，謂其辨兩不相戾也。此亦斷章取義，非叔

向時詩義如此也。正義以引詩斷章為仲尼刪詩後之言，不知齊盧癸云：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在

襄二十八年，**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

**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

**悼太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公子留下妃

**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癡疾。衡案：癡本多作廢，阮元云：說文

癡，固疾也。今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

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患自殺

經書辛丑從赴，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

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

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

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



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賀虜祁也、賀宮成、游吉相  
 鄭伯以如晉、亦賀虜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  
 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  
 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  
 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陽都縣有  
 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  
 見魯眾之大數也、齊召南云、按魯東與齊莒二國  
 西、近北、宋當其西南也、北為齊、南為邾、滕、薛諸國、  
 此傳不唯見魯眾之大數、即土地廣輪之大、已  
 舉、惠士奇云、宋衛稱商衛、踊為定公諱也、昭公事  
 當紀于定公時也、衛案蒐閱軍實、不應涉他境、以

招嫌疑、且假令魯方百里、三十步、陳一車、始能盡  
 東西境、況蒐位宜方、不當狹長如繩、雖有萬乘、豈  
 能盡東西境哉、況魯侯爵、而周室懿親、即不能如  
 明堂位所云、方七百里、未必不及職、方氏方四百  
 里、陳千乘於四百里之地、不唯不解軍法、閱實之  
 者、殆不堪其勞、而謂古人為之乎、且如諸家說蒐  
 地、徧魯境、經傳何為書蒐于紅也、紅是一地名、則  
 其不徧境中可知矣、竊謂商衛亦魯國地名、蓋兩  
 邑之間、有廣原、可以蒐大軍、故云自根牟至于商  
 衛也、昭三十二年、間傳書宋字、不可攷舉、何獨至  
 此諱之、易以商、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  
 室、子旗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  
 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  
 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  
 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

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子良

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

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

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

桓子始服戎服不能遽易禮服欲示將游野以請滅其跡故游服以逆之游服蓋野游之服也

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

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

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

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

無攻我陸祭云謂之當連周書為句惠者順也蓋

勉也衡案謂告也使無宇告己所言於子良引周書者證己所以待子良之意也惠陸訓順是也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

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

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

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已衡案言始吾

兵實絕望矣今子言如此吾猶有望齊國治安於

子也無宇始欲助子良以攻子旗及子旗訪己則

亦勸子旗攻子良蓋欒高齊宗室有勢力者滅其一後易為力也見子旗不可動則從而賀之遂和二家其譎詭傾嶮實不可窺測傳詳記遂和之如之者暗應晏子齊其為陳氏乎之言也

初和欒高二家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衛案釋經所以獨書陳侯之弟招也九月楚

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

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

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變袁克

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

禮厚葬哀公正義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

得之顧炎武云輿嬖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

輿大夫之類殺馬毀玉服說是也衛案以殺馬推

之顧訓輿為車得之毀玉欲以為舍也下文請寘

之則馬未殺玉未毀而哀公猶未葬言以葬者特

序袁克之意耳經葬陳哀公賈服以為楚葬之是

也蓋馬必名馬玉必名玉不欲使楚人得之楚人

知之故怒欲殺之非咎其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

非禮厚葬也服說亦是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

中井積德云私溺也履軒是也私於幄加經於頽而逃幄帳也逃不欲

為楚臣衛案經在首今加於頽者欲使人不能認也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麋之役不

諂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

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

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

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

陳祖舜舜出顓頊衡案後本多作族今從足利本歲在鶉火是以

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

水滅今在析水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

故謂之析水之津由用也陸案云魏了翁謂由義如尚書顓水之有由彙

今案由古字作邑水生條也言陳陳且陳氏得政于

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

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

廢絕者正義觀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為庶人故微

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瞍

始失國耳此久遠之事不可知也衡案尚書云有鰥在下則瞽瞍嘗失茅土矣而傳言無違命者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瞽瞍終底豫尊為天

子之父傳據其始終以言之故云無違命也賈逵以幕為舜後虞思顯與此傳及國語幕能帥顓頊之教違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非也

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衡案下文云遂世守

之則遂蓋國名若是人名恐不可言世湯以舜明德封其後於遂故云實德於遂若以為人名實德

二字亦通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

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

陳紹舜後衡案淫放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

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

形兆已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

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夏四月陳災天火

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

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正義公羊穀梁經皆書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

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書

此何以志閱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為說言愍陳不

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衡案十三年經

蔡侯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如傳

子廬歸之與吳實陳侯蔡侯之孫耳而經皆書爵又以

文廬之與吳實陳侯蔡侯之孫耳而經皆書爵又以

國逆為文是未嘗以陳蔡為亡也故傳釋之曰

示諸侯不得滅鄰國又不得專封之也故傳釋之曰

禮也言楚不遂滅鄰國又不得專封之也故傳釋之曰

欲潤而存之不可得而存則書某滅某以罪之也通考

全書經傳之意炳如日星不煩取公穀以解之也經

既不以陳為滅故此亦書陳災傳不釋者義具於十

三年也夫災雖天火與山崩川竭屬氣數者其義自

別一邑之災亦必書於經恐不可勝書不得與沙秋

鹿崩比而同之杜注非也餘互詳於十三年疏

仲孫矝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于

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

禮故不總書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

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

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入實其處傳言

靈王使民不安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

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

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

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

陽縣西北釋文駘他來反依字當作郃衡案郃芮

為河東北縣齊召南因疑傳舉后稷以至文王

然魏近紂都雖文王之時亦未能有之且東周都

河南魏在其東北不得言吾西土此魏蓋在雍州

今不可考要之非冀州之魏也不言幽者不窳自

竄于戎狄之間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正義服虔云蒲姑巴濮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

玄菟北三千餘里衡案肅慎蓋今嗟峨連在黑

海相對今猶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

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

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

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

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

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

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

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

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

唯以畜牧陸祭云上二年傳封殖此樹注云封厚

封田有封殖之封疆我疆我理之疆謂制井田脩

封疆殖五穀皆后稷所有事故杜以此解之陸不

能通以脩封疆為脩天下之封疆謂入下不可言

封疆遂援封殖此樹以解封殖天下而不知天下

之不可言厚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水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

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

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顧炎武云伯父猶

憚矣衡案戎狄卑賤不敢自比叔向謂宣子曰文

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

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衡案蔑本或作滅以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  
之宣子說王有烟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  
致閭田與襚襚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夏  
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  
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而楚所相  
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正義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為治故以為治也衡案相謂裁成輔相之疏訓助是也云助君則失之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

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衡案古歷歸餘於終則閏後之閏三十七月乃置之次閏二十五月置之其明年節先於年一月故火以四月出非司歷之過也  
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  
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  
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  
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  
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  
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  
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正義如杜所注歲星每年而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則歲  
左傳集解 卷十九 四十七



星在寅未至於丑其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為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于午歷家以周天十二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剝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剝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衡案服虔歲星超辰之說甚精後儒通於此者唯錢大昕以戴震之精於天學猶不能無疑於服說談天亦豈容易哉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

**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饕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

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釋文樂音洛王引之云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

**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

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陸祭云衡曰禮不以此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女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說者以為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孔氏謂鄭眾注春秋其說亦如此今錄以備一義衡案疾痛也下文云殷肱或虧何痛如之則子卯不樂者痛夏殷之亡也桀紂不足惜也然禹湯之聖有此不肖子孫以亡其宗廟社稷此不亦足痛乎故子卯不樂者痛亡國以戒子孫也湯武之事乃聖人之不幸非所以

訓子孫不得以此相難子卯相刑乃陰陽生剋之  
理與股肱或虧何涉屠蒯引之以諫臣喪作樂不  
亦迂乎而通儒碩學往往取彼君徹宴樂學人舍  
以駭此人之難曉有如此者焉

**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  
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

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

陸粲云莊二十八年注外嬖在閭闔之外與此不  
同大抵言內嬖皆謂嬖御外嬖則謂羣臣耳成十

七年注云愛幸大夫是也衡案君  
既嬖之必不置之外都陸說是也**曰女為君目將**

**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衡案叔能視而為君所嬖  
幸故云司明未必以其為

也外職**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

**物**物類也衡案事者人君所行皆屬是  
也物者服飾器備之屬**物有其容**容

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

會故曰非其物衡案獻酬之容俎豆之  
薦皆非臣喪所宜為而女不見

**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

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  
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撤酒初公欲廢知氏

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

**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

自解說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

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圃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

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

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圃猶可無民其可

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者酒好內以取敗

亡故書名衡案欒施欲救其身以擊其君傳云遂伐

過非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三大

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

五同盟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

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

字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

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

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

之地阮元云韋昭周語注引作守其虛衡案上文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

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

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

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傳遜云蓋言婺女居玄

發女之次，韋昭注國語亦曰須女，天龍之首，須女即發女也。天龍即玄枵也。衡索，維即四維之維。二十八宿，分掌四方，故謂之維。玄黑也。北方之色，枵虛也。北方七宿，虛星居中，故名玄枵。配當四禽，則謂之玄武。武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發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

衡索，譏如譏而不征，齊

也委貌周冠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纒高陳鮑其徒曰

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纒高乎曰

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陸祭云愈猶勝也言纒

杜解庸愈為不差蓋訓庸為何愈讀如病愈之愈愈義非也庸則得之然則歸乎曰

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鈿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鈿公

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服虔云斷三尺使至於

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

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

尺之較有三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釋文

名六國時齊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莊亦

地名孟子曰引而置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

齊城門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馬宗璉云

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即

魯關名故下言纒施高彊來奔衡案纒高未出城

陳鮑必不敢舍之不追傳云國人追之則王黑既

收師唯國人追之是鹿門斷然非齊城門案邾在

魯東南齊在東北是鹿門可以通二國馬以鹿門

為魯境上關名近是傳記國人追之者以見陳氏

得氏故下文結之曰陳氏始陳鮑分其室晏子謂

大其旨深矣彊本或作強非陳鮑分其室晏子謂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

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

利之本也蓋利生孽蓋畜也孽妖害也衡案蓋本

字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

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

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

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

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

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

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

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

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衡案載成也言文王布陳錫賚於天下以

成周家之王業也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衡案

具器用以及羣公子與齊桓封衛邢粗同故桓子以自比焉公與桓子莒之旁

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

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秋七月平子伐莒取

鄭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

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

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佻也言明德君子必愛

民釋文視如字詩作示正義佻佻釋言文李巡曰佻佻薄之倫也孫炎曰佻苟且也衡案視示通

此當以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

同人於畜牲，衡素壹與，佻對壹純也。佻，苟且，苟且者其心不壹，故君子賤之。壹雖美德，純壹用人，則其惡甚。於苟且，故神不福也。戊子，晉平公卒，如禪寵之言。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

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案衡

千人，句行猶為也。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之禮，言千人大役也。牽之至晉，事將不行，事雖不行，必盡用所齋之幣，空用千人所齋之幣，而國不亡者，幾許。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

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用劉

熙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斬謂哀痛之深，如斬絕也。以為斬衰者，謬。王引之云：斬讀為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檀弓曰：吾子儼然在

憂服中，語意與此相似。衡案：斬焉，縣子如斬之說。自通說文，慙愧也，不訓痛傷。國語慙焉，殆借慙為斬耳。王說未是，虞與葬一節，虞而卒哭，諸侯雖七虞，不容間有事。既葬則亦必既卒哭矣。而杜云：未卒哭者，欲以成卒。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  
 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  
 不足衡案言子產既知其不可矣因以誨我亦必能行之我則不足知而行之自詒此戚也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  
 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  
 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

君以為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官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  
 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  
 人謂子尾曠宗也顧炎武云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衡案德即上文令德棄德謂棄絕其父之忠宗如必滅若敖氏之宗之宗曠杜訓空是也曠宗謂一掃其宗族無復有子遺除宗社聯文古未有稱宗廟為宗者顧說非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  
 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

高彊身自取此禍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禍患之所為而生連速之度唯從其所為而來皆其自取如杜注其咎在世而高彊不與焉安得言是之謂



乎哉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元公平公大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温地將

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

無常、衡案、亦言姦人可懼焉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立

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

告、衡案經文曰誘曰殺傳云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赴告焉得謂之筆刑哉春秋褒貶就一事而斷未嘗

較他日是非得失楚子之殺般特貪其地非正其罪

也故專貶楚子不復參諸般弑父之罪因事明道固

叔得不然杜言般弑父亦未違此旨傳載叔向之言

者明天道好還之理以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

垂教非援以釋經也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仲

孫攬會邾子盟于禋祥禋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

厥慙厥慙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冬十

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

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

事行故傳具之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

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

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

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

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

其惡中井積德云壅培也培壅其惡使早稔也衡案下傳子產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討之

是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

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

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

楚常恨其不服順衡案蔡之服順楚久矣此言其憾不能兼并耳今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孫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

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

德衡案能者善之淺也故訓順適詩云柔遠能遠傳云兄弟不相能皆與此能同如杜注不加施

不可通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

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

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

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緝以喪其國紂克東

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

有緝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

能無咎乎衡案亟數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

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水水火土

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棄捐故言無拯

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正義方言云出溺為

拯焦循云沒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沒振倒文中井

積德云蓋譬於救溺者也言不可沒水以振也衡

案拯振皆訓救言一足矣而必並言之者不可沒

振釋所以無拯也沒昧通貪也引伸訓犯如昧死

以聞是也言天降之罰是以無五月齊歸薨大蒐

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禚祥脩好

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

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

氏之廟泉丘魯邑釋文夢以其帷一本作夢以帷

上曰慕有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

隨而奔僖子焦循云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行聘言非淫

也共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為僖子妾

僚案僚朋也明羣也相與羣游之人杜注亦同但

勞事之人傳當言其婢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

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副倅

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

丘人女令副助之馬宗璉云周禮大祝二曰造注

造次之造書亦或為造造祭於祖也膳夫以樂徹

於造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食之處即厨是也婦

人主中饋之事造與造通即謂助遠氏作酒漿之

事也衡案造杜訓副倅解為妾於字義得矣然謂

別居之妾言遠氏足矣何必言之造且謂妾為造

近於好艱嶮其辭左氏必不然造寵通又見於管

子寵作飲食之處謂中饋反自禘祥宿於遠氏生

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字養也似雙生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

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

也陸榮云物猶人也言不恤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

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

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

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

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

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

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許狐父晉大夫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

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

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正義劉炫謂下文有著

得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禮帶

有結禮領禮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

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

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王引之云貌當為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

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

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

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

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言不昭

且貌即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

必當依上文改正衡案貌不道容義不可通注疏

誤貌者蓋自石經始石經多誤當而言不昭矣不

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

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

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

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

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

歸祐衡案此以母姓為占乃所謂雜占古蓋有此

生故祖考亦棄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

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

于岡山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

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

王必悔之悔為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

言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

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

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

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

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衛案子元即厲

公說見於隱五年蓋子元有功莊公城櫟而寘之

名位已顯及莊公卒子元奔宋故宋人脅祭仲立

之經不書者鄭不以告也如杜注是使昭公不安

位非使不立也且寘子元焉與寘管仲焉對言管

仲身有功而後世賴焉假令子元他公子無功可

記事既不倫又與封棄疾為蔡侯絕不相類而其

禍國特為厲公所因耳不得謂之使昭公不立以

此推之子元之為厲公益明杜為此說者以桓十

一年突歸于鄭傳專言雍氏有寵於宋公未嘗一

言及櫟耳不知彼傳為宋鄭相伐起本此傳言封

厲公以禍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

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庭**上古金水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

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

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

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

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正義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

貴重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眾云大子申生居曲

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

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漂丘是也累世

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是也不在庭不當使

居朝廷為政也衡案五大五細傳不言其目他書

又無所見今不可得而考但杜以五大為五官大

過盛五細為細弱是大以勢言細以質言且五官

之長在廷為政未有使之居邊者其謬顯然此言

為棄疾居蔡發則大必指責重之臣大既貴重則

細必微賤而其數各有五也姑從賈鄭 **親不在外** **羈不在內** **今棄疾**

**在外** **鄭丹在內** 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

**國有大城何如** **對曰** **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檀伯

也 **厲公得櫟** 又并京 惠棟云楚語范無字曰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

實使鄭子不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櫟屬厲公左氏

約舊史而為傳取其文勢之便兼舉京櫟而單舉

曼伯此傳之漏義得櫟并京既無明文何必遷就

而曲為之說也衡案桓十五年傳秋鄭伯因櫟人

殺檀伯而逐居櫟是厲公出奔之後殺檀伯始復

得櫟也此傳云京櫟殺曼伯是二邑俱黨厲公以

攻曼伯非得櫟之後又并京也十五年傳不言京

聞、概不能畫一、況京屬段、厲公居櫟、左氏皆有明文、而此并言京者、以當時京人助櫟耳、何必信彼而疑此哉、**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

**實殺無知**、

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

夫雍廩邑、

正義、鄭眾以渠丘為無知之邑、蕭亳非

無字、雜引四事、以證大城難制、不復問其事、是

注疏是也、鄭以為無知之邑者、無知弒君之賊、殺

之固當、而無字云、害於國、則其意謂無知恃大邑

以弒君、終殺其身也、然子游為宋萬所立、雖不親

弒君、亦弒君之黨、何獨不以蕭亳為子游邑也、據

傳所記、曼伯不恃京櫟之富、蕭亳、御說及羣公子

所奔、蒲戚乃孫寧之邑、非獻公及子游之所恃、而

獨以為亂、失之遠矣、**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殖邑、

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

**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

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左傳輯釋卷十九終

彥根

成瀨箕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